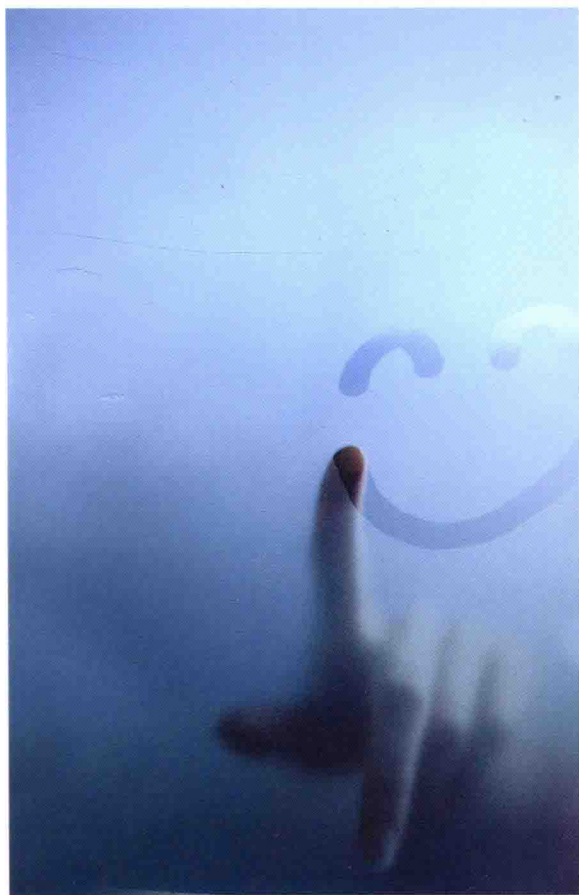




[最撩人心弦的经典爱情小说]

就算世界满眼荒芜，总有一人，他会是你爱的信徒！

Sorry, I love you



{ 对不起，
我爱你 }

期海飞鱼 / 著





{ 对不起，
我爱你 }

期海飞鱼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对不起,我爱你 / 期海飞鱼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04-5351-9

I. ①对… II. ①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2023 号

对不起,我爱你

作 者: 期海飞鱼

责任编辑: 黄倩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350 千字 印张: 20.25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5351-9

定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从哭泣中醒来
看夜风吹过窗台
你能否感受我的爱
等到老去那一天
你是否还在我身边
看那些誓言谎言
随往事慢慢飘散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
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
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凌晨一点。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林诗语重新踏上了江南的土地。只是她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遇见苏仲阳。对她来说，苏仲阳这个男人，意味着过去那段不可再追的记忆，也意味着感情上毫不留情的背叛。不过，事情毕竟过去几年了，如今的她与当初的那个她已经判若两人，所以她决定对他视而不见。

就在她的脚尖才踩过他身侧的地面，苏仲阳看着她，低声招呼：“好久不见。”

是啊，真的是好久不见了，五年了吧？林诗语心下不自觉地想着，脚上却丝毫没有停下来叙旧的意思。

“你姐说她遇到些麻烦，没办法来机场接你。”苏仲阳耐心地解释道，“我刚好在附近办事，就过来了。”

“不用，谢谢。”林诗语很是冷淡地拒绝，“我朋友一会儿过来。”

苏仲阳的表情一黯，“我知道你在国内没什么朋友，这个点打车很不方便，我送你吧。”

林诗语淡然清浅的眸内浮上讥色，“苏总的意思是，除了你，我再不认识其他男人了？”说完，不待他有所反应，就拉着行李箱快步向前走去。

“诗语！”他叫着她的名字追上来，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强迫她停下脚步，“五年前的事，我说过我有苦衷，你不要这样。”

林诗语转过身去，抬头直视他：“早在你心有旁骛的时候，你的苦衷就再也与我无关！”

苏仲阳低头凝视她，语气温柔：“诗语，你还是一点儿都没变。”

“苏总这话真逗。”林诗语毫不掩饰讥诮之意，“难道你不懂人心的最大特征就是善变？”

“我没变，再给我半年时间……然后，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苏仲阳说话间，双臂已悄悄环住了她的肩头，将她拉向怀中，手指抚上她脸颊的线条。

林诗语被他的举动和话语惊得一愣，但随即反应过来，恼羞之下使劲踢了他的小腿一脚。趁他吃痛地一松手，她便拉起行李箱就往外跑。

由于是埋头疾步，在出口处，她猛地撞上一堵健实的肉墙，“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她慌乱地抬头望去——便对上那双黑不见底的眼睛。他们挨得很近，她甚至能清楚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但他的眸色很暗很深，让她心里有一丝怯然。

“诗语，不要跑——”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苏仲阳已经追了过来。

借着出口处明亮的灯光，林诗语看到被她撞到的肉墙居然微扬着眉，唇边噙着饶有兴趣的浅笑。Shit！既然这肉墙是个想看笑话的，那么为了脱身，她只能恳请上帝原谅！

“诗语……”苏仲阳伸出手来，似乎是想抓住她的手臂，然而还未触到，电光火石间，林诗语下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扬起手，啪的一下，她扇了那男人一个嘴巴。

明亮灯光下，林诗语看到那男人挑起的眉以及眼底一闪而逝的错愕。

在他的注视下，她两眼一挤开始掉眼泪，“不就是说考虑一下么，你竟然这么小心眼而耽误来接机？”

听她这么一说，原本要抓住她的苏仲阳着实一愣，他沉声道，“诗语，他是？”

林诗语拼命地冲眼前的男人挤眉弄眼，偏偏眼前这男人全然一副看好戏的样子，冷然无情的眼眸犹如在说：他没兴趣出手相助，她喜欢玩火就等着自焚！

林诗语咬咬牙，突然语出惊人：“其实……我不是不同意订婚，只是想把日期改到月底，你愿意吗？”

一时间，周围寂静了，苏仲阳心弦一紧，狐疑的眸光在两人面上来回扫视。

下一刻，她只听到对面的肉墙低低的笑声，笑声很轻很轻，像微风划过琴弦——

“我当然愿意。”他突然张开了怀抱。

啊？林诗语还没反应过来，那男人倏地揽过她纤细的腰肢，俯下身，迅速攫住她因

惊讶而轻启的唇。背后是傻掉的苏仲阳，身前是这男人充满侵占性的胸膛，她的身体就揽在他的怀里。稍微地愣怔过后，错愕即刻化为汹涌的羞耻。她奋然挣扎，力度之大差点使自己受伤……但这些动作从背后看来，绝对是两人亲昵的互动。

恍惚间，她好像听到苏仲阳离去的脚步声，也许看到她和这个男人的香艳场景而受刺激得再站下去就要忍不住血溅了吧。

人来人往的出口处，一切都成了背景，林诗语忽然意识到自己身陷的是怎样的境地。她猛地合紧牙关……咬住了他的舌尖，他动作一滞，松了怀抱，眼前黑影闪过，眼看下一秒就要吃上她的耳光，他精准地架住她的手腕。

“这个世界上，没人敢打我。”如果有，也已经在地下长眠了。

林诗语毫不畏惧地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男人，“凡事都有例外。”

“是吗？”他的视线缓缓掠过她蹙起的眉心和捏紧的拳头，灯光将两人的影子叠映在墙。不知是何原因，他突然松开了手。

重新得回自由，林诗语片刻也不停地拉起行李箱转身就跑，身后响起他波澜不惊的语调：“算不算……转角遇到爱？”

她脚步微顿，“错，是转角遇变态！”

“是吗？”他唇弧若灿，“我相信山水再相逢。”

刚要反驳，一辆出租车刚好开来，林诗语想也不想地就拉开车门把行李丢进后座，自己也迅速钻了进去冲司机道，“师傅，林荫大道一号，麻烦你。”

“三哥。”林诗语刚一离去，躲在暗影中看过一场狗血剧的古驰就冲着那男子围来，“刚才那个360度全死角的女人是谁啊？”

古驰的脸色如修罗，恨不得此刻咬牙切齿在唇内的——是那个女人的血与肉。三哥裴湛是什么人？他可是裴老爷子最钟爱的孙子、裴氏集团的总裁，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鸟气？该拿什么样的文字来形容刚才那个女人？恩将仇报？不识好歹？死不足惜？可是……三哥刚才为何偏偏放她走了？

裴湛用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似乎是思虑了一番才开口：“刚才那个男人就是想与我们合作的天坤集团的未来娇客，盯住那男人，你就知道那女人是谁。”

古驰一怔，然而也不多问只是点了点头。

“去欧洲的行程取消，马上回碧园。”

“回碧园？”古驰失口问出，“三哥，你不是要和欧洲的财团会晤吗？”

“我改变主意了。”裴湛的嘴角挂着一抹淡笑，视线越过古驰，落向远处，“通知还在挪威的洛少，让他直接由挪威飞去瑞典，这次会谈由他代替我出面。”

洛少？洛少不是带着三哥的女秘书去度假了吗？可是，这些念头，古驰在表面上到底是没有显露出来。说实话，跟了三哥七八年，虽然三哥一直拿他当兄弟，但在他的心目中，三哥就是神一般的——主子。

返回市区的车上，古驰一边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一边透过后视镜偷瞄坐在后座的裴湛。三哥今天心情好，不想废掉那女人，可他古驰不是吃斋念佛的主，等下叫几个兄弟……忽然，裴湛睁开眼睛，“不要动她。”他素来眼毒，出身豪门，人心又有几分是猜不透的？

古驰的嘴角猛地一阵抽搐，原本还想叫几个兄弟查到那女人底细后扭断她的脖子，可是……既然三哥发话了，他只得听从，但他忽然觉得……今晚的三哥，怎么这么别扭？

出租车行驶半小时后，终于在一栋灯光幽暗的会所门前停下，司机转过头来问：“是不是这里？”林诗语点头，付了车费，拉起行李箱，也不管紧闭的大门右边挂着“开业时间倒计时：还有三天”的牌子，就径直推开门走了进去。

会所吧台里面，正在看书的伶俐女子看了她一眼，好似认出了她是谁，立即站起来惊喜道：“老板一直在等你，你等等，我去叫她。”

林诗语选了一张靠近门口的绿皮沙发坐下，没多久，就听到高跟鞋敲击地板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头顶的灯光亮起，然后便是一个女子软糯糯的嗓音：“怎么，死活不要我接机的人，还跑来找我干吗？”

“找你要生葵花子吃。”林诗语认真地说。

“嗤——”女子发出一声气音低笑，“现在知道只有我才有葵园的生葵花子了吧。”说完转脸对那伶俐女子吩咐，“去我房间的茶几上把那两盘生葵花子拿来。”说话间，她已来到了林诗语对面坐定，上下打量了一番就撇撇嘴，“看你这情形……莫非，姐妹重逢气氛不热烈？”

林诗语笑了笑，在杜若蘅这个一路扶持自己的闺蜜面前，她的心事无须隐藏，“林

诗雅没有去机场。”

“哦？”杜若衡接葵花子的手顿了顿：“这真是奇怪了，林诗雅是有名的肤浅刻薄，怎么会轻易放过踩你的机会？”

“她说她遇到一些麻烦，没空去接我。”

“麻烦？哈，骗鬼呢？”杜若衡追问，“然后呢？”

林诗语边嗑着葵花子边淡声回答：“然后她通知了苏仲阳，但我拒绝了他接我。”

“再然后呢？”

“……没了。”林诗语觉得，转角遇变态的突发事件，不值得一提。

“我早说了，林诗雅就是个渣，还有她那个妈，更是极品渣，她们母女合起来就是绝代双渣！”杜若衡点了一支烟，横了她一眼，“对了，这一晃五年了，你该出手了吧？”

林诗语没有立即接话，拈起一颗葵花子往嘴里送，用牙齿轻轻地咬开，舌尖一勾，瓜子仁出来，仿佛是水到渠成——她知道，好友这么问是为她好；但她更知道，一些事，是急不来的。

杜若衡也是极聪明的，见好友避而不谈一些事，她也就不再执着，遂将准备好的资料奉上，“这是会所的资料，你熟悉一下，另外……”说话间，她又从文件袋里摸出一套钥匙，递给林诗语，“这是我为你租的房子，里面的东西都是全新的，可以拎包入住，房子的空间大小和地理位置也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林诗语接过这些东西，看也不看就打开行李箱塞了进去，合上行李箱后还不忘调侃道：“若若做事如此利索，但不知哪家小子能有幸娶你回家镇宅。”

杜若衡眉一挑，没好气道：“镇宅就免了，不过我很有兴趣把苏仲阳从你那便宜姐姐裙下撬过来再狠狠踹掉！”

“哇！”林诗语不由为她的豪情惊叹，“那我拭目以待，记住千万别让我失望。”说完笑着站起来，拉起行李箱开门离去。

回到杜若衡为她租下的高级公寓时，已是凌晨，因为累极了，她洗完澡连头发未吹干就倒在床上。直睡到第二天的日落黄昏，她忽然被屋中动静惊醒，睡眼惺忪中看见有人悠然坐在她床边的沙发上。

“你怎么会有我屋子的钥匙？”她皱着眉问。

来人正是杜若衡。听林诗语这么说，她撇撇嘴，“你忘了这房子是我找的？为了方便，当时我就多配了一把。”

林诗语无语，但她知道好友不请自来肯定有事，就直接问：“有事？”

杜若衡耸了耸肩：“我没事，不过他俩有没有事我就知道了。”话音一落，她就伸手指向卧室门口坐着的那两张与林诗语相似度极高的脸容。

一看看来人，林诗语的神色变得微微讶异，“你们俩怎么来了？”

“大姐。”晚出生几分钟就屈居为三弟的林奕激动地嚷道，“你回来的消息，为什么要瞒着我和二姐？”

“不然呢？打电话通知你们，等着我们相聚时被人一窝端？”

老二林琳眉一挑，不客气地接茬，“大姐就会危言耸听，我……”

“你十五岁被人绑架吓出精神分裂症，这才治好几年，难道还想重温精神病人的感觉？”

“我……”

“你想查父亲的死因对不对？既然如此，你认为，由我这个活着的人来查，会不会比已被认为死去多年的人更为得心应手？”

林奕、林琳齐齐沉默。因为他们知道大姐的话是正确的。

“可是，”这时杜若衡打破了沉默，“诗语，伯父都过世几年了，难道查不出什么，你就不让你的弟弟妹妹恢复原姓吗？”

林诗语把玩着戴在颈间一枚成色上好的羊脂玉坠，“这是我出生时母亲亲手给我戴上的，不过在我十五岁受伤昏迷后就不见了，可临出国前，竟被我发现它在父亲书房的暗间里。那天，我到书房之后，本想看一眼父亲猝死的地方，可万没想到，坐在书房的暗间里，不但找到了我丢失的玉坠，还无意中听到了林诗雅和她母亲的密谈……所以，我必须查个明白。”

“对，必须要查明白。”林琳语气激动，“不能因那对贱人实力强大就不敢深查，哪怕查到最后玉石俱焚……”

“得得得。”林诗语挥手制止妹妹的话，“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一定要你俩隐姓埋名吗？怕的就是你不知轻重地掺和进来，就你这单纯样，别说查真相了，小命都保不住。”

林琳脸一红，瞪着眼驳斥，“大姐少看不起人，你不要一直把我和弟弟挡在你身后……这个世界上我们只剩姐弟三人，真要惹了什么事出来，我们三个死也要死在一起……总之，我和弟弟一定要恢复身份。”说到这里，她忽然眼圈红了，“这些年，你替我担了那么多，也够了……”

“别胡思乱想。”林诗语立即打断妹妹的话，“当年苏仲阳的事，也是歪打正着。毕竟，一无所有的孤女出国留学，又有几个人敢顶着舆论压力拦着不放呢？”

“可是五年了，早就物是人非，要不，你也与我和弟弟搬到一起吧，总是有个照应。”

“哎哟，傻妹妹，我们三个一模一样的脸，不是摆明告诉人家你俩活着吗？”

林奕知道大姐是不放心体弱的二姐，也跟着劝说。

“是啊二姐，我在少林寺习武多年，大姐也是跆拳道黑带，你一直体弱多病，我们不能拿你涉险。”

“好吧，我听你们的。”林琳虽激动但绝不冲动，她也知道姐姐和弟弟说的是实际情况，不过她很快就想起什么似的问，“对了，这些年，大姐有没有找到你当年的那位竹马？”

林诗语苦笑自嘲：“世事难料，人生多舛……”

杜若蘅很不捧场地冲口而出：“肆肆，似乎，你言不及意？”

肆肆？心脏处，传来细如雏鸟出壳般的破碎声响，林诗语觉得五脏犹如碾碎成末般地锐痛。肆肆——取这俩字为她小名的父母希望她可以肆意而活，可她这一生统共就在十五岁时肆意了一回，而那一回却倾覆了她的所有。

“对不起，我失言了。”好友的反应让杜若蘅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咬掉。是啊，肆肆这俩字，早就成了好友心头的禁忌，她怎么就忘了呢？说实话，几年来林诗语那收敛自如的情绪极少失控过，可是今天，竟会因“肆肆”二字而再度失控。看到吓呆的妹妹、怔住的弟弟以及尴尬的好友，她胸口抽紧，努力露出一抹安慰的笑，便把话题岔了开去，“若若，我要的上班地方，你选好公司了吗？”

杜若蘅立即回答：“当然选好了！你说的当天我就找了我表哥，表哥说已经打过招呼，你明天可以直接去了。”

林诗语从没想到，应个聘也能遇见苏仲阳。不过在这种场合，既然他能用这么平淡无奇的语气叫出她的名字，那么她自然不能再当作不认识此人。一脸公式化的浅笑，她正打算伸出手去说一声：“苏总，你好。”却不想眼角余光正巧瞥见另一头走来的女人，这几个还未出口的字，便自动吞下了肚去。

这女人不是别人，正是烧成灰她也会认得骨头的同父异母的大姐林诗雅！其实，直到现在，她都能清晰回忆起五年前父亲葬礼那日的情形——林诗雅亲昵地勾着苏仲阳的胳膊出现在葬礼上，艳丽的脸庞上有着独属于胜利者的骄傲和意气风发，唯独没有丧父的悲伤。记得，她以一种甜腻的口气道：小妹，真是对不起，我可以管住我的人，但我管不住我的心，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请求你的成全。

“仲阳，听美誉高的总助说他们裴总出差了，我们走吧，改天再约……”略带软糯的声音，显示出她与苏仲阳非同寻常的关系，不过当她的视线落在了林诗语身上之后，表情一滞，语调中带着几分愕然道，“……小妹？”

“大姐。”林诗语表情似笑非笑，相比之下，苏仲阳的表情反而有些不自然。在林诗雅出现后，他的眉头不由拧了起来，目光终于从林诗语身上离开，转身向门外匆匆离去。

林诗雅马上摆出一脸的惊喜，“小妹，昨晚我真的是有事脱不开身才会叫仲阳去接你的。唉，你也知道仲阳这个人，就是心疼我。话说昨晚没有接到你，我和妈妈好担心呢。后来打你的电话你一直关机，你昨晚去哪了？哎对了，你怎么一大早跑到美誉高啊？有事吗？”

既然拼演技，林诗语也不谦虚地堆出一脸姐妹情深，“哦，昨晚和朋友在一起。来这里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想找个工作。其实我已经二十五了，早就不该做米虫。如果应聘成功了，大姐以后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林诗雅一听就急了，“你这是什么话啊？你可是我唯一的妹妹，不担心你担心谁？你要想上班可以到自家公司嘛。妈妈要是知道你回来了却不回家还跑到外面找工作，肯定得伤心死了。”

你妈是伤心没能斩草除根才对吧？林诗语嘴角噙笑，毫无自觉想着。同时，无视林诗雅越秀越上瘾的表演，就径直向着负责带路的前台小姐礼貌地说：“请问，现在能带我去人事部经理的办公室了吗？”说完，又冲林诗雅意味深长道，“大姐放心，我这次回

来就没打算再走，有空肯定会回家看你和姨娘。”然后不待林诗雅有所反应，她就转身离去。

好大一朵笑花在林诗雅嘴边窒息——姨娘，姨娘，每当这个称呼从林诗语的嘴里吐出来，她就有想撕破她嘴的冲动。这样称呼她母亲，不外乎提醒她，她林诗语的母亲才是名正言顺的林夫人。她母亲就算胜利了，也只是不被父亲认可的弃妇。

等到林诗语进来的时候，钱小美已经足足等了她三十分钟。她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林诗语。较其他应聘的女人，林诗语好似显得漫不经心。这让钱小美的心里又对她看低了几分，要知道不守时又靠裙带关系上位的人一向为钱小美所反感，若不是迫于介绍人的面子，她肯定会让海龟原路返回。

斜睨着林诗语，钱小美冷声道：“这几天我面试的人，没有一百也有五十，请告诉我，你对这份工作有没有真正的兴趣？以及对总裁秘书这个职位有什么看法？”

总裁秘书？林诗语一愣，她的细小表情，并未逃过钱小美的火眼金睛。

这几天面试的各色应征者，大部分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这海龟的表情怎么那么平淡，好似一点儿也没显出应有的兴趣。

久等不见回音，钱小美不耐地追问，“这问题很难回答？”

唉，这个杜若衡，自己只说要个普通职位即可，可她给自己找的，竟然是炙手可热的总裁秘书？！林诗语心里叹息，面上淡笑，“不难！只是钱经理，虽然这份工作我有信心做好，但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普通些的职位。”

“普通职位？”钱小美大愕，历来只有人希望自己得到更高的职位，还真没见过希望职位普通的。这海龟，莫非脑子有病？

见钱小美面上露出错愕的表情，林诗语难得热心地解释：“哦，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今年刚毕业的，这总秘工作会接触很多棘手内容，我怕万一一做不好，耽误总裁的事啊。”

钱小美着实一愣，情况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你的意思你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家单位实习过？”

林诗语谦虚地笑笑，“不，在我姐姐的公司实习过。”

“你姐姐是谁？她的公司是什么性质？”

“公司是上市公司，我姐姐是林诗雅。”

林诗雅……名字好耳熟，钱小美眉头一皱，忽然想起林诗雅是谁，那么海龟……

“好，我知道了，你先回去，结果一出来我就会立即通知你。”

林诗语前脚离开，钱小美后脚就啪啪地敲出一串号码，“天哪，你怎么介绍个……”

对方没等她说完就打断了她的话，也不知说了什么，让她整个人目瞪口呆，最后只得被迫答应，“好吧，我按你的意思发邮件，万一有事，你可得一力承当。”

按电话里商量好的内容，钱小美写了封邮件，扼要说明，公司捡了大便宜，有一能力非凡的海龟被他们请回来做秘书，如果同意，请回复。不过一分钟，回信就来了，只短短一句话——通知海龟，明天早上九点入职。

第二天，未入职就先在美誉高火了一把的林诗语为了不辜负介绍人的美意，只得拿出最大工作热情去熟悉总秘的工作内容，所以第一天上班她就加班到很晚。

关掉电脑，她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已是晚上八点。弟弟妹妹已经被她赶回去各就各位，回公寓也是一个人，所以她决定先打车去会所找杜若蘅填饱自己的肚子。只是，今天似乎注定是林大小姐的人生转折点。她的脚尖才踩上美誉高大楼广场的地面，就有一辆黑色轿车从左后方车道驶来，停在她的眼前。“上车。”

“Why？”林诗语似乎没有反应过来苏仲阳怎么会踩着点出现，只愣愣地站在原地，望着苏仲阳，张嘴发出了一个单词。

“先上车。”苏仲阳很有耐心地解释道，“今晚，算给你接风洗尘。”

林诗语讥讽地扯扯嘴角，“不用了，我晚上有约。”

苏仲阳笑了笑：“我已经查清楚了，你至今仍是单身。”

林诗语眉一挑，正想说些什么，在她的身后有一辆蓝色跑车缓缓开来，停在了离她一步的距离。后车窗降下，露出一张五官俊朗的脸庞，正是裴湛。他的笑容魅诱人心，语气轻柔得让人难以置信：“等很久了吧？”

林诗语仿佛惊吓过度，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怎么，惊喜得不知道说什么了？！”裴湛语气诙谐，但幽黑的眸色显得淡远难测。

Shit！除了惊，有何喜可言？林诗语心底不自觉地腹诽，好一会儿，她才勉力镇定

下来，“你，怎么来了？”

见林诗语站得纹丝不动，裴湛忽然伸手推门，长腿一跨人已走出车外，“我来接你下班。”

“诗语！”苏仲阳皱着眉，“我已经订了位子，今晚很重要，你姐也会去解释一些事情，希望你到场。”

与此同时，裴湛忽然走到她面前，柔声问：“今晚是回我家商谈订婚的日子，你不会忘了吧？”

“诗语！”苏仲阳急了，冒着得罪裴湛的巨大风险提醒道，“不要任性。”

林诗语好似浑若未闻，冲裴湛亲昵一笑，“我们走吧，免得让伯父伯母等急了。”

苏仲阳瞪圆了眼睛，看她就像看天外来客。

裴湛却立即说了个“好”字，一手揽着她，一手打开了车门，等上到车里，林诗语这才发现车里除了裴湛外，还有一名貌相彪悍的司机，看年岁不过二十七八岁。见到林诗语上车，说了声“打扰”，那司机也没有什么反应，林诗语并不以为意，视线重又落回到裴湛身上，勉强说了“谢谢”二字。

裴湛则侧头望着她，脸上缓缓露出莫测高深的浅笑：“我说过山水再相逢，怎么，都被你利用两次了，不介绍一下你自己？”原本他是要来公司拿一份重要资料，却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昨晚利用自己甩掉苏仲阳的林诗语，今晚却与苏仲阳近近相对地低声说着什么——这情形，让他心头很是不爽。

林诗语抬起美丽的眼睛，斜斜地看着他，“我说与不说重要吗？我又不是你的猎物。”

与此同时她清晰地听到一丝极轻的微微笑声，仿似被逗笑后有效克制着只发出一丝轻哂，下一秒，一道薄凉的声线在她耳边响起——“你想多了，女人于我只是玩物。”

林诗语尴尬之间，脸颊已教人轻薄了去，这人……“你……”她举掌欲打，被他大掌收纳；她抬起腿欲踹，被他施腿裹住。这人，欺人太甚！忽然，反光镜中的异常不期闯入林诗语的眼帘，她心弦微震，“这位先生，”低唤了一声后，她的眸内一片天然妩媚光华，出口的话，却是带着激将的大煞风情，“若女人都是你眼中的玩物，那么我就是玩物中的毒物。如果你想试毒，敢不敢停车先把我放下去，等我回去带上装备后亲自登门去毒死你？”

裴湛对她借口欲遁的说辞充耳不闻，望向窗外的眸子里隐着一丝幽深莫测，“前面的转弯处将我们放下来，引后面那几辆车去碧园附近。”

林诗语表情一滞，脸上浅浅的笑容再支持不住全然消退——原来，他早已经知道自己的用意。

古驰恨恨瞪了林诗语一眼后，依言将他们放在路边，油门一踏，跑车几乎擦着林诗语的脚尖如箭射出去，裴湛眼疾手快将她疾扯向后。林诗语本能地想爆粗口，转瞬却见几辆车很快就跟了上去。待到看清后面一辆车中的人脸，她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腔……这时候，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断断续续的话语也随风而来——“夫人说她就在那辆车里，可那辆车里根本没人。”

“夫人的话一定是对的。狗子，你看这前面有个街心公园，你和刀疤去把单身女人都挨个盘查一下，宁可错抓也不要错过。”

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裴湛的长臂倏然揽她入怀。借着路灯的视线，他看到她的目光冰如零点，脸部侧面线条紧绷如刀雕，唇线抵得薄不能见。

“真看不出来，你的仇人竟比我还多。”他温热的唇贴在她的耳际，用薄凉的腔调低低调侃。

“怕了？”林诗语学着他的腔调，慢条斯理道，“其实，你我不过是萍水相逢，你大可不必把自己牵连进来。”

“呵，你的激将，不外是想拉我下水。”裴湛温柔地吻了吻她的耳垂，下一秒，他骤然出手，握住她的下巴迫她看他。四目相对，让她不由得皱眉，他的眸光深邃又复杂但好似并无恶意，“说吧，你在机场算计我的目的是什么？”

林诗语用力挣开他的手，瞪着他发出冷笑，“凭你也配我算计？！”

裴湛危险地眯起眼，刚要说什么，就听到那些去而复返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再度响起——“夫人说一定要斩草除根。来来来，这是她公寓的地址，你们几个去公寓蹲守，我们几个追刚才那辆车去。”

裴湛弯了弯唇，然后把她再度拥入怀内，“不想死就安静点。”

林诗语将额头抵在他的肩窝，睫梢拂过暗影里他的衬衣，她知道这些人口中的“她”就是自己，也猜到“夫人”是谁，只是，她才刚回来两天而已，“夫人”就迫不及待要动手了吗？

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他们之间陷入了一段冗长的静默之中，除了彼此的呼吸声，寂静得令人发慌。不知过了多久，一道近于咫尺的声音在她耳际低低响起：“恭喜你又逃过一劫。”

“谢谢你的配合。”林诗语立即脱离他的怀抱，转身就走。身后响起他波澜不惊的语调：“急着去送死？”

她脚步微顿，语气较他更冷，“死了也不关你的事。”

“只要我活着，你就死不了。”

还没来得及听懂他话中的含义，下一刻，林诗语只觉身子凌空被抱起，鼻尖飘来淡淡的香水味，然后便失去意识。

夜色深沉。江南水酒吧的VIP包厢内，一盏小型水晶吊灯灯光璀璨，把摆放在房间内的各式水晶酒具照得熠熠生辉，包厢正中，则放置了一整套的意大利进口绿色真皮沙发，沙发上坐了裴湛和另一个勾杯啜饮的年轻男子。

“三哥，”男子很狗腿地满脸堆笑，“其实，这么晚请你过来是我有事求你原谅。”

裴湛眉峰微扬，指腹摩挲着单薄的杯口，不发一言。

“也不是什么大事，是我家表妹。”男子目光闪烁，“我表妹最近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忽然插手我和安妮的事情来……”他偷偷地瞄了眼裴湛，无奈道，“你也知道，我家老爷子最喜欢我这个表妹。”

裴湛依旧不言语，只是把玩着酒杯。

“我正在欧洲替你卖命那会儿接到了表妹的电话，她知道我家老爷子看不上安妮这个孙媳，她就拿这事威胁我，扬言我要是不帮她朋友安排工作，她就让安妮做不成我洛世奇的老婆。唉，我也没办法啊。”洛世奇苦垮了一张俊脸，说得很是无奈。

“你到底想说什么？”裴湛的神情似乎有些不耐。

“我想说……”洛世奇心虚地干笑几声，“我为了安妮，就答应了我表妹，然后就……有点传说中的重色轻友。”

裴湛敏感地嗅出一丝不对劲，锋利冷凝的眼眸盯着洛世奇：“什么意思？”

想到三哥的信条是宁要诚实猪，不要虚伪狼，洛世奇干脆直言道：“意思就是昨天